

《通志堂经解》底本考论

王爱亭

由于流传日久,宋以前的经学著作大多沦亡,仅保存在《十三经注疏》等有限的几部丛书中的少数经典得以传承;而宋元两代的经学著作,虽不乏有宋元刻本或钞本传世,但由于缺乏整理刊布,存世者亦多庋于少数藏书之家,一般学者难以得见。在这种背景下,康熙年间昆山徐乾学编刻了大型经部丛书《通志堂经解》。《通志堂经解》上承《十三经注疏》,荟萃宋元两代为主的经学著作140种共1860卷,且多为重要而稀传者,对于这些经解文献的保存流布及后世的经学研究意义重大。清人学术笔记中,利用《通志堂经解》研经治学的记载屡屡可见;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为数不多的宋元人经说,大部分为《通志堂经解》所收,且版本也多为《通志堂经解》本;而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的清人批校题跋本更是不在少数。故《通志堂经解》的辑刻,为清儒的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料库,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清代经学的兴盛,《通志堂经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出版印刷史上,《通志堂经解》同样影响深远,成为后世钞、刻、影印书籍的重要底本来源。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所收经部书有《通志堂经解》本的,绝大多数以缮录;今人严灵峰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所收各书有《通志堂经解》本的亦多据以影印;《通志堂经解》所收书中有八种为《四库全书》存目,而上世纪末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取《通志堂经解》本付印者达六种。时至今日,随着宋元刻本、旧钞本的进一步亡佚,很多书的《通志堂经解》本成为存世最早或最全的本子,其价值更加突出,在经部文献整理及经学研究中继续被广泛使用。

《通志堂经解》被如此广泛的利用,其版本价值到底如何?底本情况究竟怎样?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考察,以便更深入地认识《通志堂经解》的版本学价值及其经学史地位。

一、《通志堂经解》底本考索举例

关于《通志堂经解》的底本情况,清初何焯多有论及。何焯尝为徐乾学门

客,对《经解》的刊刻情况甚为了解。他编订有《通志堂经解目录》,并作了批注,其中涉及部分经解底本情况。可惜何氏《目录》今未得见,盖已久佚。所幸其后的翁方纲亦编订了《通志堂经解目录》,并大量引用何氏批语,使何氏对于经解底本的批注得以间接保存。但据翁氏所引的何批来看,其所论及的经解数量并不很多,且何氏言底本多只称宋本元本,太过笼统,且往往有讹误者。现充分利用翁氏《通志堂经解目录》所引何批信息,又广泛查考各相关书志、书目、文集及《经解》各书序跋,并辅以校勘手段,对《经解》所收各书之底本逐一考察。关于考察的方法与过程,兹举几例如下:

1.宋傅寅《杏溪傅氏禹贡集解》二卷。是书《经解》本卷首有成德序云:“是本为王止仲藏书,其后归于都少卿穆。其第一卷阙三十有七版,第二卷又阙其四版。验少卿前后私印,则知当日已非足本。亟刊行之,俟求其完者嗣补入焉。”检《经解》本原书,卷一缺第三十五至七十一叶;卷二第一、二十三、二十四、八十一叶为空版,与成德序合。

是书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元修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是刻半页十一行,行十八字,书中钤有“王止仲”、“玄敬”、“刘体仁”、“乾学”、“徐健庵”、“铁琴铜剑楼”等印,知曾为徐乾学藏书。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著录是刻作宋刊本,并云:“此本为王止仲所藏,后归都玄敬、刘公,入传是楼。今所传《经解》本,即据之以刻者。”以《经解》本与国图宋刻元修本对校,二者版式及卷内所缺所空叶次相同,又如卷一第二十七叶宋刻多有字迹模糊处,《经解》本则相应为墨块。则此宋刻元修本即为《经解》本所据底本。惟《经解》本改宋本卷首图后“尚书诸家说断”作“杏溪傅氏禹贡集解”。

2.元朱倬《诗经疑问》七卷宋赵惠《附编》一卷。是书有元至正七年建安书林刘锦文刻本,今国家图书馆有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是刻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黑口,四周双边。书中钤“毛晋”、“海虞毛晋子晋图书记”、“汲古主人”、“汪士钟读书”、“铁琴铜剑楼”、“菰里瞿镛”、“瞿氏秉渊”等印记,知为毛氏汲古阁旧藏,后归长洲汪士钟,又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经解》本所据,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引何焯批语只称“汲古元板”,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三著录作建安书林刘锦文刻本,称“通志堂刻即出此本”。又检国图此本,卷首刘锦文识语中多有缺佚,《经解》本亦几乎同为空缺,卷七首有漫漶不可识者,《经解》本则为墨丁,空版亦与《经解》本同,则《经解》本底本为此本无疑。

3.宋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据卫湜序及跋尾,知是书始作于宋开禧、嘉定间,宝庆二年表进于朝,绍定四年赵善湘为刊于江东漕院,之后卫湜复加核定,定为此本,于嘉熙四年刊于新定郡斋。此宋嘉熙四年新定郡斋刻本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内卷三十四至四十、九十三至九十五、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钞本,有黄丕烈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著录,《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

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引何批云：“《集说》从两钞本付刻，皆未尽善。伊人分校成部，大有乖误。后数年，有项氏宋本为骨董家所得，中阙十馀卷，其版最精，且多魏鹤山序一首。屡劝东海借校并补刻魏序，未从也。”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一亦称“通志堂刻时仅见抄本”。知是书刊入《经解》时，未得见其宋版，乃据钞本付刻。又毛扆《汲古阁藏秘书目》著录《礼记集说》绵纸旧钞本，并云：“世无其书，止有此影抄宋本一部。今昆山所刻，借此写样。”则知《经解》本所据即毛氏汲古阁所藏影宋钞本。然其付刻时未遵底本次第，将赵善湘付刻后卫湜又增补的内容，移入各卷正文内（原本在各卷末），致失旧面目，多获批评。而何批所云“有项氏宋本为骨董家所得”者，据各书志著录可知，即今国图所藏宋嘉熙四年新定郡斋刻本。

诸如此类，经过系统考察，将《经解》各书能考出明确底本者汇为一表，详列于下。

二、《通志堂经解》各书底本一览表

编号	书名卷数	底本	参考资料及校本
1	易数钩隐图三卷遗论九事一卷	《道藏》本	何批 ^①
2	紫岩居士易传十卷	明书帕本	何批
3	汉上易传十一卷周易卦图三卷周易丛说一卷	《汉上易传》影宋钞本，《卦图》、《丛说》西亭王孙钞本	何批、《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
4	易璇玑三卷	元刻本	何批、《汲古阁珍藏秘书目》
5	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	宋乾道六年李衡婺州刻本	何批、《四库全书总目》
6	复斋易说六卷	钞本	何批、《万卷精华楼藏书记》
7	童溪王先生易传三十卷	宋本	何批
8	易学启蒙通释二卷图一卷	元至元二十九年刘泾刻本	卷首成德序
9	周易玩辞十六卷	元大德十年淮西廉访金事乌克章刻本	《中国善本书提要》
10	东谷郑先生易翼传二卷	元大德十一年庐陵学官刻本	卷首郑陶孙跋、何批、《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11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	元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何批、《爱日精庐藏书续志》
12	大易緝说十卷	钞本	何批
13	学易记九卷首一卷	明钞本	何批、《善本书室藏书志》

① “何批”指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中所引何焯批语。

(续表)

编号	书名卷数	底本	参考资料及校本
14	俞氏易集说十三卷	元至正八至十年俞氏读易楼刻本	何批、《仪顾堂续跋》
15	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	元刻本	《善本书室藏书志》
16	周易发明启蒙翼传三卷外篇一卷	元本	何批
17	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	明嘉靖元年潘旦邓杞刻本	卷首胡珙识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8	易象图说内篇三卷外篇三卷	《道藏》本	何批
19	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	《道藏》本	何批、《四库全书总目》
20	书古文训十六卷	宋本	何批
21	程尚书禹贡论二卷后论一卷	钞本	何批
22	尚书说七卷	明吕光润刻本	何批、《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23	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首一卷	影钞宋本	何批
24	书集传或问二卷	元本	何批
25	杏溪傅氏禹贡集解二卷	宋刻元修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元修本、卷首成德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26	尚书详解十三卷	红丝栏钞本	何批、《天一阁书目》
27	尚书表注二卷	顾渭手钞宋末建安刻本	《爱日精庐藏书志》、《持静斋书目》
28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	元至大元年王振刻本	卷首王振序、成德序、何批、《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29	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六卷首一卷	元至正十四年建安翠岩精舍刻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四库提要补正》
30	书纂言四卷	明嘉靖二十八年顾应祥滇中刻本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
31	书蔡氏传旁通六卷	元至正五年余氏勤有堂刻本	何批、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
32	书集传纂疏六卷首一卷	元泰定四年梅溪书院刻本	何批、《爱日精庐藏书志》、《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续跋》
33	尚书通考十卷	元至正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何批
34	定正洪范集说一卷首一卷	元刻本	何批
35	毛诗指说一卷	钞本	何批

(续表)

编号	书名卷数	底本	参考资料及校本
36	诗本义十五卷郑氏诗谱补亡一卷	宋宁宗江西刻本	何批、《述古堂宋版书目》、《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
37	诗集传名物钞八卷	旧钞本	何批
38	诗经疑问七卷附编一卷	元至正七年建安书林刘锦文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何批、《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39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附录一卷	宋绍兴二十一年魏安行刻本	《仪顾堂续跋》
40	春秋权衡十七卷	宋四明史有之清江刻本	何批、《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堂读书记》
41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宋本	何批
42	西畴居士春秋本例二十卷	旧钞本	何批、《汲古阁藏秘书目》
43	石林先生春秋传二十卷	宋开禧元年叶筠刻本	卷首成德序、《郑堂读书记》
44	止斋先生春秋后传十二卷	明清常道人钞本	卷首清常道人跋、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
45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附录一卷	钞本	何批
46	春秋通说十三卷	影宋钞本	何批、《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47	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	影钞宋德祐元年卫宗武华亭义塾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汲古阁藏秘书目》、何批、《郑堂读书记》
48	春秋或问二十卷	元刻明修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
49	则堂先生春秋集传详说三十卷纲领一卷	钞本	何批、《朴村文集》
50	春秋类对赋一卷	钞本	何批
51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	元延祐刻本	何批、《藏园订补邵亭知见本书记》、《藏园群书经眼录》
52	春秋本义三十卷首一卷	元刻本	何批
53	春秋集传十五卷	明嘉靖夏鑒刻本	卷首成德序
54	春秋属辞十五卷	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仪顾堂续跋》
55	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	元至正二十五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
56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	元至正二十五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

(续表)

编号	书名卷数	底本	参考资料及校本
57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首一卷	元至正十一年虞氏明复斋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钱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58	清全斋读春秋编十二卷	元刻本	卷首成德序
59	新定三礼图二十卷	宋本	何批
60	东岩周礼订义八十卷首一卷	影宋钞本	何批、《朴村文集》
61	庸斋考工记解二卷	宋刻本	何批、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
62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影宋钞本	何批、《汲古阁藏秘书目》、《持静斋书目》
63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	宋钞本	何批
64	仪礼集说十七卷	元大德五年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仪顾堂续跋》、《郎园读书志》
65	论语集说十卷	宋淳祐六年湖類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
66	南轩先生孟子说七卷	棉纸蓝丝栏明钞本	何批、《天一阁书目》、《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67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本	何批
68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	宋刻本	何批、《藏园群书经眼录》
69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	钞本	何批
70	四书通二十六卷	元天历二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卷首张存中跋、《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71	四书通证六卷	影元钞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何批、《文禄堂访书记》、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
72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	元本	何批
73	四书辨疑十五卷	元刻本	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
74	经典释文三十卷	明崇祯间叶林宗影宋钞本	何批、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丁瑜跋等
75	六经正误六卷	元刻本	何批、《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76	十一经问对五卷	元刻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

三、《通志堂经解》底本分析

如上表所列,《通志堂经解》140种书,能考知底本者共76种。此表之外,尚有不少经解,根据各书目、书志的著录情况(特别是对《经解》本之前各版本的著录情况)、徐乾学钤印、《经解》本所录序跋情况等,能够推断其底本当是某本,但因缺乏具体实在的证据,又无条件一一对照,故此类均未予列入。但通过对表中能够考知底本的经解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的结果亦可基本反映《通志堂经解》全部各书底本的整体情况。

表中所列能考知底本的76种经解之中,底本为宋刻本者14种^①,为宋钞本者1种,为影宋钞本者7种,为元刻本者30种^②,为影元钞本者1种,为明刻本者5种,为明钞本者3种,为《道藏》本者3种,为其他钞本者12种。其中底本为宋刻本者14种,占76种能知底本的经解总数的18.4%;为宋刻、宋钞、影宋钞本者共22种,占能知底本的经解总数的28.9%;为元刻本者30种,占39.5%;为元刻、影元钞本者共31种,占40.8%;为宋刻、宋钞、影宋钞、元刻、影元钞本者共53种,占69.7%;为钞本(包括影宋钞、影元钞)者24种,占31.6%。

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在能确定底本的76种经解中,底本为宋元旧本(包括少量影宋钞、影元钞)的最多,占总数的七成,因此完全可以说,《通志堂经解》多据宋元本付刻。《通志堂经解》又名《宋元经解》,所收绝大多数为宋元学者著作,而这些著作的宋元版,刊刻时间或与作者同时,或稍后亦未远,减少了因辗转传钞翻刻而产生的讹误,最能反映原著本貌。加之宋元时刻书,多雕镂不苟,校勘审慎,故对于宋元经解来说,宋元版当然是最好的版本。

徐乾学家有传是楼,藏书宏富,民国四年王存善排印的《传是楼书目》,著录传是楼藏书约7500部,《四库全书总目》称“乾学传是楼藏书甲于当代”^③。又多宋元善本,其《传是楼宋元版书目》著录宋元版书442部,数量之多,后世黄氏百宋一廛、陆氏皕宋楼皆不能及。收罗有如此丰富的宋元版书,并编有专门的书目,足见徐乾学对于宋元旧刻的重视,叶德辉《书林清话》即称:“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④

传是楼藏书众多,并有大量的宋元版书,必定成为《通志堂经解》底本的重要来源。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四即称:“《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板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徐乾学除充分利用家藏善本外,还

① 因个别书目亦称“影宋钞本”为“宋本”,故此14种中或有个别为影宋钞本。

② 因个别书目亦称“影元钞本”为“元本”,故此30种中或有个别为影元钞本。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读礼通考》条。

④ 《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条。

广泛借用其兄弟、朋友等藏书，以求更充分地网罗经解要籍，甄选更为精善的底本。徐乾学为康熙朝名臣，累官至刑部尚书，致身高显，又喜交游，与当时许多大藏书家相善，故当时藏于各家之善本多能借用。《经解》卷首徐氏总序云：“因悉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郎及竹垞家藏旧版书若钞本，厘择是正，总若干种，谋雕版行世。”徐乾学二弟徐秉义藏书处名培林堂，有《培林堂书目》，著录藏书约3300种，元板数种。三弟徐元文藏书处名含经堂、得树园，有《含经堂书目》，著录藏书约5000种，宋元本200余种。此外，徐序中提到的曹秋岳（名溶）、秦对岩（名松龄）、钱遵王（名曾）、毛斧季（名宸）、黄俞郎（名虞稷）、朱竹垞（名彝尊），都是当时著名藏书家。《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称：“《通志堂经解》原系采借秀水朱氏之曝书亭及常熟钱氏述古堂并各藏书家流传秘本，荟萃成编。”^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册《通志堂经解目录》（沈氏刊本）条则称：“《通志堂经解》，昆山徐乾学健庵得章丘李开先中麓家藏书，益以常熟毛氏汲古阁、宁波范氏天一阁二家藏本，编刻于康熙十五年。”《藏书纪事诗》卷四“林佶吉人”条，引《东越文苑传》云：“（林佶）家多藏书，徐乾学锓《通志堂经解》，朱彝尊选《明诗综》，皆就传钞。”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中《定正洪范集说》条引何批曰：“汲古元刻，李中麓藏本，中阙一叶，从黄黎洲处补全。”可见乾学为刻《经解》，曾广泛借钞底本。

在徐氏之前的明末，私人刻书影响最巨者为常熟毛晋汲古阁，“凡《十七史》、《十三经》、唐宋人诗词集、《六十种曲》、《津逮秘书》等，皆风行天下”^②。据周彦文《毛晋汲古阁刻书考》，毛晋一生刻书650余种近6000卷。然毛氏所刻虽数量众多，流传亦广，但在刊刻质量上却多受批评，其中一个方面即在底本选用上颇有不尽人意处。叶德辉于《书林清话》中即称“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③。据《毛晋汲古阁刻书考》的考察，毛氏所刻书也不乏据宋元旧本付梓者，其家藏善本也多据以付刻。但总起来看，毛氏所据仍以明本为最多，所据善本也以家藏为主。可见，毛晋刻书对于底本尚不是特别重视，主要以存书、流通为主要目的。而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除利用自家传是楼所藏善本外，更广泛借用兄弟、友朋多家所藏，以求择善而从。故《经解》之书大多依宋元旧本付梓，据明刻者仅寥寥数种。所以，徐乾学重视宋元旧刻的思想，明显地体现在了《经解》底本的选定之中。其后清人刻书大多讲究底本，徐乾学可称开风气之先者。

当然，《通志堂经解》虽然十分重视底本的选用，并且也做到了大多能据宋元本付梓，但也并非说其所用底本皆为传世之最善者，在所用底本中也存在

①《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36页。

②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第99页。

③《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条。

缺憾。兹举几例如下：

1.元王申子《大易编说》十卷,《经解》本据钞本付刻。《通志堂经解目录》引何批曰：“吴志伊有宋本，屡寄札东海，托其借校，竟未借来，仅从钞本付刊。”按，王申子此书成于元，何焯称有宋本，当误。此书有元延祐三年田泽刻本，何氏所称吴志伊藏本，当为元本。

2.元李简《学易记》九卷,《经解》本据李开先家藏钞本付刻。是书有蒙古中统刻本，为初刻，刻印精良，今辽宁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即共藏一中统刻本的前后两部分。

3.宋程大昌《程尚书禹贡论》二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经解》本据天一阁藏钞本付刻，但《山川地理图》只刻叙说并无图，据卷首成德序知底本图即已缺。是书有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初刻本传世，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内三十图岿然并在。又明《永乐大典》所收是书尚存二十八图。

4.宋黄度《尚书说》七卷,《经解》本据明吕光洵刻本付刻。《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明钞本，据后者称明钞本内有小注，吕光洵刻本尽删之，则《经解》本所据为删削之本。

然以上所列《通志堂经解》底本选用的不足，实非徐氏之过。当时存世图书或藏内府或藏私家，借用十分不便。徐乾学以私人之力，定有难以罗致者。如以上所列，虽有更善之本传世，但颇不易得：宋元旧刻、精善钞本多传本甚稀，而《永乐大典》当时尚深藏大内，秘不示人。故上述几种虽有更善之本，但均当为徐氏付刻时所未能得见，而非弃善而用劣。并且此类也在少数，不能因瑕掩瑜，因此而怀疑徐乾学重视宋元善本的思想，否定《通志堂经解》在底本选用上的成绩。

四、结语

《通志堂经解》140种1860卷，收罗宏富，卷帙浩繁，所收大多为宋元经学要籍，可见徐乾学于选书方面的用心。同时，《经解》也十分重视各书底本的选用。徐乾学除充分利用自家传是楼所藏善本外，更广泛借用徐秉义、徐元文、毛扆、钱曾、黄虞稷、朱彝尊、曹溶、秦松龄以及黄宗羲、林佶等各家藏书，以求底本的精善，做到了《经解》各书多据宋元旧刻，兼取稀传旧钞，可谓渊源有自。加之该编精写付刻，为清初写刻本的重要代表，故《通志堂经解》不仅具有很高的经学史地位，同时也具有很高的版本学价值，在出版印刷史上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